

書

呂氏春秋

第二十四卷

不苟論 凡六篇

不苟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此論賢者之行
不苟又不阿媚
以取容故遇賢
君則受福不肖
主則受禍至於
引證復秦由余
百里奚之事呂
氏此論倘亦自
為固寵計乎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

不苟論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聽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

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

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

趙衰不敢專勝
鄴之賞而歸之
子虎子虎不敢
以言之易而過
行之難所謂舉
動當養者也

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
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敷於街。百
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
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
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
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
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旣勝。將賞之。曰。
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
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
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
以霸。其由此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
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

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

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豎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

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
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
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
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
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
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前引帝王務自
知。爲訓後引昏
主不自知。爲戒

索鏡而自照。夜
半取火而視。子
斯人也。其深於
自知矣。彼效顰
而不見其醜者
則亦成莊諸人
之况也。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
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
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
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鞮。猶
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
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
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
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惡已自聞之論
前所未道一論
刺骨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

兩轉語許多神
情

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

起伏收鎖過接
處極其醒快

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

賞罰法也。好惡情也。賞罰惟以善惡而不以愛惡。誠探本之論。收繳正意完密。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茵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茵。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

首叙人主之立。功名當有大務。而去其大害。乃一篇之主意。下詳言之。淵思卓識。語詞古雅。迥出塵表。

不處全三語洞
識盈虛之數

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

鬼告之語本骨
子內業篇思之
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
也精氣之極也

此即人一已百
之說

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

秋駕御法也

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

貴當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竿瑟陳而

先以天地物類
之數以起人君
循理之意有源
委

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

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

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呂氏春秋

第二十五卷

似順論 凡六篇

似順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線索在手縱橫
所如不假組織
而無不括目

呂氏春秋卷二十五

似順論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
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
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
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

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以人主之聽士
之學不可不博
二句收斷上意
照應起可謂知
化處

簡子使鐸夷夫
壘而鐸增之此
之謂似倒而順
者也非孫明之
知化安能知之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諱。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

未說不知用後
過惡諫者至於
危亡深戒世主
之大病

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

引喻。摠是借案
摠非實語。大約
只摹擬題神。此
篇用虛用實。極
得此解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涇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涇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

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劔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劔折且鏃。焉得爲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

家匠之論察乎木之理也。高陽應好小察。而不知物性。卒如家匠之言。正所謂小智非大智之類。

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

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知之。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

見道之談即一篇盡性書也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簔。非愛簔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

六者私欲也不
蕩則虛明之體
存矣所以無為
而無乎不為故
曰不可惶不可
恐不可喜也應
前起語

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
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
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
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
無。不。為。也。

分職

此篇以用非其
有立柱先比擬
後引證穩之於
明此意篇內如
曰武王取非其
有曰先生固用
非其有曰通乎
用非其有曰國
非其有曰春也
有善于寡人有
也此明應也又
如曰無御相勞
而有其功曰不
拜樂已者而拜
主人曰不予佐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
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
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
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為。疆
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
雖。舜。不。能。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
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之者而予其主
曰功已就而賞
匠此暗應也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
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
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
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
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

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
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
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
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
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
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臬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

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

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

此言章子知為
將之分定而不
恃感故得以成
功

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
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
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
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
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
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
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

此見韓昭侯才
以不執之人而
用之可謂正其
身而不妄意以
造之也

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
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
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
車。選間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
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
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
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眾之所
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

冒頭閑壯

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生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虜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

射鴻小事也。衛獻公不慎。以至廢而立公子黜。此不能謹小物。而慎好惡者。

奪我州小事也。公不慎。率至于危亡。此見人情奸險。甚于山之顛頭。而其本原于謹之至小。

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魔於山。而魔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

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推開一步以勉
當時賞罰之信
結一篇之本旨

呂氏春秋

第二十六卷

士容論

凡六篇

士容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此論得道之士
不偏不黨能剛
能柔行義讓虛
輕富貴甘貧賤
國家賴之而不
言自化下引田
駢唐尚以徵之
全是一篇國策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士容論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
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
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
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德行尊理。而羞

謂賢者志大而人君桎之使小

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歛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

純乎二句言其德性之美淳乎二句言其制行之謹乾乎二句言其立心之厚皆士之容也

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園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

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鶩爵爭善。處於一屋之

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

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

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
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
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
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
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二篇古詞古調
此乃相傳古農
書

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
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
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
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
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
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
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

此真神農后稷
之語太古之調

歷叙天時之生
成物性之率卷
人事之工拙
獲之多寡毫髮
不爽

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
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
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
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
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
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

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
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
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
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
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繅
網罟。學不敢出於門。鼠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
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

及言民不重農
之弊正見民農
當重

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

設為后稷之言
甚奇

四日。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農家者流設問
農家十事

總結一句

審土地之肥瘠
察剛柔之緩急
觀高下之燥濕
皆所以察地利
也五耕五耨所
以盡人力也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子能使保涇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藁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涇者欲燥。燥者欲涇。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

此言農候也見
生樹生謂望杏
敦耕瞻滿勸穡
也見死穫死謂
靡草死而麥秋
至草木黃落禾
乃登也

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諱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郟之。民既郟。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

反振以夜上意
極步驟警策

餒或作選

歷言耕而無獲
之弊蓋多失於
高下之未審寒
暑之未宜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唯厚而及餒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畵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

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

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中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

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

務以時而成農
以時而耕此先
王之制所謂因
天之時盡地之
利也

語得時而至於
味美氣重食之
足以衛生可見
谷之係於得時
者最重業農事
而失時者不可
不戒

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稻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喂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

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蠹。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
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
暑雨未至。肘動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
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
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
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
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
彊。殞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

吳興凌毓相殿卿父校



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程